

# 愛憎分明

我愛憎分明，有點偏激，這個個性影響到我做人，連飲食習慣也由此改變。

舉個例子，說吃水果吧。香港人最愛喝橙汁，七百萬人口，每年吃二億多公斤的橙。很多人至今還分不清什麼是橙，什麼是柑，什麼是桔？粗略來講，皮可以用手來剝的是桔或柑，弄到要刀來切的，就是橙了。

我吃這三種，非甜不可，有一點點的酸都不能接受。數十年前，當我第一次接觸到砂糖桔時，真是驚為天人，甜得像吃一口砂糖，故有此名。之後每逢天氣一冷，這種水果出現時，必定去買，一斤吃完又一斤，吃個不能停止。

印象深的一次，是蘇美璐帶她的六歲的女兒阿明到澳門去開畫展，在蘇格蘭小島長大的她，當然沒吃過砂糖桔，散步時買了一大袋帶回去展場的「龍華茶樓」，坐在大雲石桌旁，剝了一個又一個，她吃得開心，我更開心，但是很遺憾地說，那是最後一次吃到那麼甜的了。

絕種了嗎？也不是，反而越來越多，水果店之外，賣蔬菜的地方也出現，而且是非常漂亮的。從前的砂糖桔枯枯黃黃，沒有什麼光澤，個子又小，當今的大了許多，黃澄澄地非常誘人，尤其是故意在枝上留一兩片葉子的。

看到了馬上剝開一個來吃，哎喲媽媽，酸得要吾老命矣。

到底是什麼問題，令砂糖桔變成醋酸桔？問果販，回答道：「像前的產量那麼小，怎夠大家吃？要多的話，每年拜年用的桔子長得又快又多，把砂糖桔拿來和拜年桔打種，就會長出這種健康的桔來！」

誰要吃健康？砂糖桔就是要吃甜的，嘆了一口氣，到了翌年，見到了，又問果販：「甜不甜？」

這是天下最愚蠢的問題，有那個商人會告訴你：「酸的，別買。」問了又問，小販嫌煩，拿出一個，反正很便宜，說：「你自己試試看吧！」吃了，又是酸死人。

一年復一年，死性不改，問了又問，希望在人間嘛，一試再試，吃到有些沒那麼酸，已經可以放炮仗慶祝。

砂糖桔不行的話，轉去吃潮州柑吧。從前的很甜，也因產量問題，弄到當今的不但不甜，而且肉很乾，沒有

水份。蘆州柑也甜，或者吃台灣柑吧，叫為「碰」柑，有些還好，僅僅「有些」而已，不值得冒險。

一個崇日的友人說：「哎呀，你怎麼不會去買日本柑呢？他們以精緻出名，改變品種是簡單的事，不甜也會種到甜為止。」

有點道理，一盒日本柑，比其他地產的貴出十倍來，照買不誤，拿回家裏，仔細地剝開一個，取出一片放入口慢慢嚐。

媽媽的！也是酸死人也。

也許是產地的問題，找到日本老饕，問他們說：「你們的柑，那個地方出的最甜？」

「沒有最甜的！」想不到此君如此回答：「柑嘛，一定要帶酸才好吃，不酸怎麼叫柑？」

原來，每個地方的人，對甜的觀念是不同的，吃慣酸的人，只要有一點點的甜味，就說很甜的。我才不贊同，他們說有一點酸而已，「而已」，「而已」已經比醋還酸了，還說「而已」？

有了這個原則，就有選擇，凡是有可能帶一點酸的，我都不會去碰。

絕對甜的有榴槤，從來沒有一個不甜的榴槤，最多是像吃到發泡膠一樣，一點味道也沒有，但也不會酸。

山竹就靠不住了，很容易會碰到酸的。

荔枝也沒有讓我失望過，大多數品種的荔枝，都是甜的，除了早生產的五月紅，所以我會等到糯米糍、桂味等上市去吃，才有保證。

芒果就不去碰了，大多數酸，雖然印度的阿芳素又香又甜，泰國的白花芒亦美，但生產日子短，可遇不可求，就乾脆不吃芒果了。

蘋果也是酸的居多，我看到有種「蜜入」的青森蘋果才吃，中間黑了一片，是甜到漏蜜的，有些人不懂以為壞掉了，還將它切掉呢。

水蜜桃更要等到八月後才好吃。要有一定的保證，那就是蜜瓜了，最好能買到一樹一果的，把其他的剪掉，只將糖份供應到一顆果實的。

別以為我太過挑剔，我只是寧可不食罷了，如果水果要酸的，那麼我就吃檸檬去，泰國有種叫酸子的，也不錯，不然來一兩顆話梅，我也可以照吃，只要別告訴我，「很甜，很甜，只帶一點酸罷了！」



插圖：MEILO SO

一報中

蔡瀾

mcwriter@appledaily.com  
逢周日刊登